論鮑照仿古樂府詩的文類慣例與風格特性

——由篇題有無「代」字的區辨述起*

李　錫　鎮

一、前　　言

鮑照樂府詩的獨特風格很早就受到重視，沈約《宋書》言其「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1] 杜甫稱「俊逸鮑參軍」，[2] 王夫之認爲「杜陵以『俊逸』題鮑，爲樂府言爾」。[3] 若與其他詩人相比，鮑照樂府詩的評價亦甚高，蕭統《文選》選詩，以「樂府」一類而言，選錄鮑照八首，數量僅次於陸機，而多於曹丕、曹植、謝靈運、謝朓等人。[4] 在清代，鮑照樂府詩的歷史地

＊本文爲國科會 97 年度研究計畫 (NSC97-2410-H-002-172) 之部分執行成果。

1 見《宋書》（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10 月），頁 1477 ，〈臨川王劉義慶傳附鮑照傳〉。

2 語見〈春日憶李白〉詩，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 1976 年 6 月），頁 177 。

3 見《古詩評選》，《船山遺書全集》（臺北：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 1972 年 11 月），頁 11935 。

4 詳參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1 年 10 月），頁 713-73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Genre Conven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o Zhao's Imitation of Ancient Yue-Fu Poems: Beginning with the Poems Containing the Word "Dai" in the Title

Lee Hsi-chen*

Abstract

The unique style of Bao Zhao's Yue-fu poems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in early China. His poems in the syle of ancient Yue-fu poems are the most popular ones, winning much critical acclaim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se poems are notable for their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lyrics, but in the meantime the writing conventions that Bao Zhao has followed are not very clear. It is supposed that all Yue-fu poems have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so only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m can we specify the style of Bao Zhao's Yue-fu poem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poems that he has imitated, we can properly analyze his poems and provide a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critics' using "vigorous" and "free and uninhibited" to describe his Yue-fu poem styl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e-fu poems, traces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Chinese song writing and discusses the writing conventions adopted by Bao Zhao.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Bao Zhao's innovations, which have influenced later poets to have their personal styles when imitating.

Keywords: Bao Zhao, Yue-fu poems, "Dai" (代), imitating, sty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鮑照仿古樂府詩的文類慣例與風格特性

——由篇題有無「代」字的區辨述起？

李　錫　鎮

一、前　　言

鮑照樂府詩的獨特風格很早就受到重視，沈約《宋書》言其「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1] 杜甫稱「俊逸鮑參軍」，[2] 王夫之認爲「杜陵以『俊逸』題鮑，爲樂府言爾」。[3] 若與其他詩人相比，鮑照樂府詩的評價亦甚高，蕭統《文選》選詩，以「樂府」一類而言，選錄鮑照八首，數量僅次於陸機，而多於曹丕、曹植、謝靈運、謝朓等人。[4] 在清代，鮑照樂府詩的歷史地

＊本文爲國科會 97 年度研究計畫 (NSC97-2410-H-002-172) 之部分執行成果。

1 見《宋書》（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 10 月），頁 1477 ，〈臨川王劉義慶傳附鮑照傳〉。

2 語見〈春日憶李白〉詩，楊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 1976 年 6 月），頁 177 。

3 見《古詩評選》，《船山遺書全集》（臺北：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 1972 年 11 月），頁 11935 。

4 詳參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91 年 10 月），頁 713-73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位更是超越陸機，沈德潛言「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5] 方東樹言「李、杜皆推服明遠，稱曰『俊逸』，蓋取其有氣，以洗茂先（張華）、休奕（傅玄）、二陸、三張之靡弱，今以士衡（陸機）所擬樂府、古詩與明遠相比可見」。[6]

沈約所謂「古樂府」，學者認爲係指鮑照擬漢魏古辭或古調的樂府詩，其風格情調與南朝當時流行的吳歌西曲大異其趣，在鮑照現存八十餘首樂府詩中，這類作品之數量亦是居於大宗。鮑照「古樂府」是否悉數直接擬漢魏古辭或古調，猶待深究，唯如《文選》選錄的八首，又爲沈德潛列舉的兩首，均非吳歌西曲，足可顯示鮑照最爲人所樂道，且在文學史上評價甚高的樂府詩，應是仿古一類的作品。

就傳統詩歌的歷史演變而言，詩、樂、舞三者之間有同源分流的現象，詩由樂、舞之歌辭逐漸化爲徒詩，[7] 然而樂府詩作爲入樂可歌的歌辭，「樂辭曰詩，咏聲曰歌」，「詩爲樂心，聲爲樂體」，[8] 無論作爲樂曲或舞曲之歌辭，始終與樂、舞存有密切的關聯。至於文人撰作的樂府詩，雖未必入樂，實質上仍以擬歌辭的形態存在，此不僅見諸篇題，在題材、形式和表現手法等方面，仍然須遵守某些製作慣例，受到樂府詩體製的制約。因而從文體辨析的觀點來看，文人撰作的樂府詩，實與徒詩有所區分。如果按照此一思路，應當更作探討的是，鮑照的仿古樂府詩，既是擬歌辭又爲仿擬之作，那麼究竟遵循怎樣的製作慣例？若同類型樂府歌辭會有相似的表現特徵或風格樣貌，是否可以經由其仿擬對象的參照比較，區辨出鮑照仿古樂府詩的獨特風格？古人用「遒麗」、

---

[5] 見《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203 。

[6] 見《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 1 月），頁 165 。

[7] 據文史資料考察，魏晉時代「歌」與「詩」對稱，「樂府」爲官署名；南朝則「樂府」與「詩」對舉。「詩」指徒詩，「歌」、「樂府」即樂府詩。詳參吳大順：《魏晉南北朝樂府歌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八章〈魏晉南北朝的歌詩觀與徒詩觀〉，頁 476-506 。

[8] 語見《文心・樂府篇》，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4 年 2 月），頁 10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俊逸」描述鮑照樂府詩的風格，若是信而有徵，如何透過篇章的分析作較充分的解釋？

基於上述考慮，本文將辨察樂府詩的文類特性，追溯文人擬歌辭的寫作傳統，從這兩方面探討鮑照仿古樂府詩所採用的慣例，並進而說明有那些新變成分，促使仿擬之作得以突顯作者的個人風格。唯有先澄清上述作品風格判斷的問題，其他相關議題的討論才有堅實的基礎；例如，由於鮑照的仿古樂府詩涉及慣例的運用，故不宜逕引作品，直接用以闡釋現實生活中的作者。此外，有關鮑照的生平傳記頗爲疏略，其樂府詩亦大多欠缺撰作的背景資料，且又爲仿古之作，若欲論其寫作動機或現實目的，解釋的條件須有所限定，否則難以避免臆斷。儘管如此，討論鮑照仿古樂府詩的風格，必然要論及作者；本文將依其文類屬性和作品風格特徵，試爲探索作品與創作主體之間的關係。以下先考察鮑照樂府詩篇題中「代」字的解釋問題，並展開論述之議題。

二、鮑照仿古樂府詩篇題「代」字的理解

鮑照 (414 ？-466) 卒於宋明帝泰始二年兵亂，齊武帝永明 (483-493) 年間，虞炎奉文惠太子蕭長懋之命，據「流遷人間者」蒐羅編輯其詩文集；學者依版本著錄情況，推測今四部叢刊本《鮑氏集》十卷，乃據明毛扆校宋本刊刻，可能大致保存《隋書》著錄本之原貌。[9]《鮑氏集》收錄的鮑照詩，見於卷三至卷八。卷三所錄樂府詩，篇題皆有「代」字。它卷則以古詩爲主，兼收樂府詩；除卷六所錄〈代挽歌〉一首外，其餘樂府詩之篇題均無「代」字。[10]今通行錢仲聯《鮑參軍集注》本，分爲六卷，篇次異於《鮑氏集》，唯樂府詩

[9] 詳參曹道衡：〈樂府與古詩——《鮑參軍集》的版本談起〉，《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7 月），頁 435-440 ；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288 、289 。

[10] 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2 月），頁 9-12 ，附宋本《鮑氏集》目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凡有「代」字標題的篇章則與《鮑氏集》同，共計三十八首。[11]

在樂府詩篇題之前加「代」字，殊爲少見。究竟用意何在？鮑照樂府詩是否三十八首篇題皆有「代」字？抑或可能有部分爲後人所加？蕭統《文選》選詩，「樂府」類鮑照八首，篇題皆無「代」字；「雜擬」類，選鮑照樂府詩〈代君子有所思〉，唐抄本《文選集注》云：

> 《鈔》曰：「代者，擬意同；言代彼詩之意也。〈君子有所思〉，言君子遭亂世，思明君聖主，道德仁義以濟世勸俗，輔弼聖君，使思道義也。」……陸善經曰：「《集》云：『〈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君子有所思〉，本古題，今將此以代之。言君子之人，見微知著，物禁太盛，思自減損也。」[12]

《鈔》，或許即相傳的公孫羅《文選鈔》。《集》，當指虞炎所編，《隋書・經籍志》著錄的《鮑照集》。這首詩的內容解釋，暫且不論。此條資料顯示，《鮑照集》樂府詩原題確有標示「代」字的詩篇；此外，蕭統選〈代君子有所思〉省略「陸平原」三字，《文選》「樂府」類鮑照八首，是否也可能改題而略去「代」字？〈代君子有所思〉置於「雜擬」類，「代」字保留，蕭統是否可能將其理解爲「擬」義？此尚待推究，容後再議。關於「代」字的解釋，公孫羅與陸善經似有分歧，前者釋爲擬，指仿擬他人之詩；後者未明確界說字義，表述亦不夠清晰，似乎解爲替代。

後世對鮑照樂府詩篇題「代」字，或解爲擬，[13]或解爲替代，各有主張，

---

11 〈代淮南王〉，宋本兩首，錢仲聯增補引毛扆曰：「宋本第一首恰當末盡，故無空處。時本直寫作一首。」據此則自「朱門九重」句以下，當爲第二首。唯錢仲聯本，仍作一首。同上注，頁 248 。

12 見《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7 月），第 1 册，頁 651 。

13 言「代，猶擬也。」有元・劉履：《風雅翼・選詩補注》，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0 册，頁 152 ；清・沈德潛，見王蕊父：《古詩源箋註》（臺北：古亭書屋， 1970 年 4 月），頁 272 ；清・聞人倓：《古詩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2 月），頁 230 ；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7 年 6 月），頁 220 ；管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3 月），頁 23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莫衷一是。解作替代者，又有不同的指稱，或認爲意指採用代言體，代他人立言；[14] 或借他人之事，發一己之思。[15] 甚至有學者認爲鮑照用「代」字或「擬」字標題者，採用的是前代樂府詩題；至於採用其當代之樂府詩題，或摹擬前代之作卻自創新題，則篇題無「代」字或「擬」字。[16] 或認爲鮑照樂府篇題「代」字有代替之義，標示其在漢魏樂府詩創作傳統基礎上的創變，一類是就舊題轉出新意，採第一人稱視角，「代」字指以己意代古題古意；另一類是自立新題而融入古意，用第三人稱視角，「代」字指立新題以代舊題。[17] 或認爲鮑照標題「代」字的樂府詩，非屬代言體，雖用舊題而有新意，卻不解作替代；「代」字義通於擬，其用於樂府題名起於劉宋，謝惠連、劉鑠已有此用法；並認定鮑照自製新題樂府詩之「代」字，應是後人所加。[18]

考察以上幾種論點，[19] 鮑照樂府詩篇題「代」字的解釋，牽涉層面頗廣。

14 清・吳淇解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謂「代，言當今之世無君子，故代爲之詞」；解〈代放歌行〉，謂「代字蓋指作者代放臣」。見《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 年 8 月），頁 339 、 346 。

15 向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8 月），頁 131 、 132 。

16 胡大雷：《中國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6 月），頁 241 、 242 。

17 葛曉音：〈鮑照「代」樂府體探析——兼論漢魏樂府創作傳統的特徵〉，《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6 卷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21-31 。

18 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頁 283-292 。

19 按學界對魏晉南朝詩文摹擬或代言現象的論述頗多，如王瑤《中古文學史論》（臺北：長安出版社，1975 年 10 月）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第四章〈擬古與作僞〉，頁 110-134 ；梅家玲：〈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幷序〉的美學價值——兼論漢晉詩賦中的擬作、代言現象及其相關問題〉、〈漢晉詩歌中「思婦文本」的形成及其相關問題〉、〈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三篇，詳見《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年 4 月）；何寄澎、許銘全：〈模擬與經典之形成、詮釋——以陸機〈擬古詩〉爲對象之探討〉，《成大中文學報》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1-36 ；朱曉海：〈論陸機〈擬古詩〉十二首〉，《臺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3 年 12 月），頁 91-130 。以上諸種論著皆有可參，唯本文針對鮑照仿古樂府詩之篇題「代」字問題，並涉及樂府詩這一特定文類的討論，思考角度有異，故恕不詳作引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應當思考的是，倘若「代」字標題在鮑照之前的詩歌已有其例，用於徒詩是指作者之篇章爲代人立言，用於樂府詩是指作品摹擬舊題，此種區別的判斷依據何在？是否凡摹擬舊題的樂府詩，均須標示「代」字？何以不用「擬」字？文人樂府詩若以擬歌辭的形態存在，其表現手法是否完全不採用代言體？若鮑照樂府詩篇題「代」字，不是表示其作品具有新意，仿古之作的變創成分如何示現？言鮑照「自製新題」，似乎費解，是否意謂與舊曲或舊辭毫無關聯？抑或如唐人之自創新題而製作新樂府辭？文人樂府詩自漢魏以來歷史久遠，鮑照樂府詩的製題方式是否亦依循慣例？如果更作尋索，根據《鮑氏集》或通行的《鮑參軍集注》本，認定宋本著錄鮑照樂府詩三十八首篇題皆有「代」字，並以此作爲討論的基礎，似乎亦有疑慮。針對這些問題，以下參酌相關文獻資料，試作辨析。

按校宋本《鮑氏集》卷三收鮑照樂府詩三十七首篇題均有「代」字，唯目錄於第一首〈代東武吟〉下，明毛扆注云：「一本已下並無『代』字。」[20]校勘語乃在解說版本異文，據此可知毛扆所見另一宋本，卷三所收樂府詩之篇題皆無「代」字。儘管毛扆未進而說明其去取之理由，宋本既有異文，毛扆校本就不宜遽然採信。然而另一宋本亦不足爲憑，蓋據前引《文選集注》陸善經語，《鮑照集》之樂府詩，確實有「代」字標題的篇章，至少〈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一首即是，而此首正收於《鮑氏集》卷三之中。

虞炎所編《鮑照集》已佚，若鮑照樂府詩之篇題確有「代」字，是否可能如毛扆校宋本多達三十八首？倘若根據宋以前收錄鮑照詩較多的文獻，如梁徐陵編《玉臺新詠》、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就其所選樂府詩之篇題進行對照，應可發現毛扆選取的宋本亦不盡可靠。按《玉臺新詠》，若剔除明人濫增的詩篇，宋刻本著錄鮑照樂府詩，卷四有〈代京洛篇〉、〈擬樂府白頭吟〉、〈采桑詩〉，卷九有〈代淮南王〉二首、〈代白紵歌辭〉二首、〈行路難〉四

[20] 見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四部備要本《鮑氏集》卷三，頁 1 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0 年 6 月，改書名作《鮑參軍集》）；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9 、 13 ，附宋本《鮑氏集》目錄，「已」字作「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首；[21]《藝文類聚》收錄鮑照樂府詩，有篇題者計，卷三十〈行路難〉二首，卷四十一〈結客少年場行〉、〈出自薊北門行〉、〈苦熱行〉、〈白頭行吟〉、〈代君子有所思行〉、〈東武吟行〉、〈驅馬上東門行〉，卷四十二〈代京洛篇〉、〈代陳王白馬篇〉、〈升天行〉、〈放歌行〉、〈代淮南王〉二首，卷四十三〈白紵辭歌〉三首、〈中興歌〉三首，卷九十二〈空城雀操〉。[22]

首先，依毛扆所據宋本對勘，《玉臺新詠》篇題「代」字同於宋本者三題五首，無「代」字而與宋本異者一首；《藝文類聚》篇題「代」字同於宋本者四題五首，無「代」字與宋本異者十題十二首。其次，若就《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比較，鮑照樂府詩兩書皆選錄者有五題，篇題同者三，即〈代京洛篇〉、〈代淮南王〉、〈行路難〉；篇題異者二，一書題作〈擬樂府白頭吟〉、〈代白紵歌辭〉，另一書題作〈白頭行吟〉、〈白紵辭歌〉。以上兩類比較，前者顯示《藝文類聚》與毛扆之宋本有極大落差，後者可見《玉臺新詠》與《藝文類聚》近似度甚高；可藉此推論後二書所依據版本，應比毛扆之宋本更接近虞炎所編《鮑照集》，而鮑照樂府詩篇題「代」字，又當以《藝文類聚》之標示者較爲可信。理由有三：一是《玉臺新詠》標題「代」字，表面上近似毛扆之宋本，但所選樂府詩少於《藝文類聚》，〈白頭吟〉無「代」字、〈行路難〉無「擬」字，則兩書皆同，與毛扆之宋本相反。二是《玉臺新詠》選〈白頭吟〉，篇題有「擬樂府」三字，若所據版本篇題原有「代」字，則當如所選〈代京洛篇〉等，題作〈代白頭吟〉；又〈白頭吟〉篇題本可看出爲「樂府」，增此二字似有解釋的意味，對照《藝文類聚》，原題或當作〈白頭吟〉，「擬樂府」三字極有可能爲後人所加。三是《藝文類聚》著錄鮑照樂府詩，自〈結客少年場行〉至〈中興歌〉，即卷四十一至四十三，歸於「樂

[21] 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9 月），頁 140-143、411-415。

[22] 見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5 月），頁 538、739、740、744、749、753、756、757、762、774、775、15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其詩見於子目「樂府古詩」、「樂府」、「歌」；基於類書的歸類安排，這三卷收錄樂府詩最多，鮑照樂府詩也多集中於此。依據歸類之專門屬性，其徵引樂府詩篇題，必更爲嚴謹。而這三卷中所引述的樂府詩，除了鮑照別無他人之篇題有「代」字。因此可推《藝文類聚》至少在這三卷中，鮑照樂府詩篇題有無標示「代」字，必有其版本依據，且可能即虞炎之《鮑照集》。

倘若以《藝文類聚》爲準，鮑照樂府詩篇題標示「代」字者四題，應是較可採信的；此外無「代」字者十題，蕭統《文選》「樂府」類鮑照八首，全在其中，可以確定《文選》並未刪去「代」字。《藝文類聚》的這些詩篇，多爲樂府舊題，且是後人所津津樂道的作品，何以篇題有無「代」字，並非一致？如果不是指其樂府詩摹擬舊題，是否有替代之義？或須另外解釋？按《文選》「雜擬」類，選鮑照〈代君子有所思〉，參照此類所選其他詩篇標題，如陸機〈擬古詩〉、張協〈擬四愁詩〉、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效古〉、劉鑠〈擬古〉、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鮑照〈擬古〉、〈學劉公幹體〉，[23] 且不論《文選》是否增改篇題，蕭統將〈代君子有所思〉歸爲一類，「代」字與「擬、效、依、學」等字，義當相近，即這些字詞皆有摹擬之義。又《玉臺新詠》卷三，收謝惠連〈代古〉、劉鑠〈代行行重行行〉、〈代明月何皎皎〉；[24] 劉鑠這兩首詩即《文選》「雜擬」類〈擬古〉二首，《文選》又分小題爲〈擬行行重行行〉、〈擬明月何皎皎〉，可證「代」字標題確實義通於「擬」。謝惠連、劉鑠與鮑照均爲劉宋時人，可見此一用法亦非鮑照所專有。唯詩篇標題「代」字，尚有另一用法，即代人立言，詩篇爲代言體，如《玉臺新詠》所收鮑令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二首；[25] 魏晉已有這類詩，但篇題不必標示「代」字，如曹丕〈代劉勳出妻王氏詩〉，[26] 陸機、陸雲各有〈爲顧彥

23 《文選》，頁 787-803 。

24 《玉臺新詠箋注》，頁 125-127 。

25 同上註，頁 154 。

26 《藝文類聚》，頁 514 ；按此詩作者及作品歸屬，《類聚》與《玉臺》異，詳參易健賢：《魏文帝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頁 592-59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贈婦〉二首。[27] 以鮑令暉詩爲例，據題意可知「代」字有替代義，詩篇內容即代替郭小玉對出家爲僧的丈夫抒發衷情，以郭小玉的視角述其內心感受；讀者當不致因作者爲鮑照妹，與郭小玉又皆是女性，而誤解爲摹擬郭小玉之詩。

篇題的運用，有助於交代作者之立意，然而畢竟不同於序，文字有限，僅作提示卻未必要充分說明，蓋因作品同時俱在，況且標題和作品的表述方式，又有其慣例可循，即使突破新創，亦相應於成規而改變。據此設想，可以理解許多文學作品的現象，如「代言體」一詞，乃指作品的結構體製，詩篇中的抒情主體（我），並非作者本人，所述內容即與此一人物的感受相關，作品雖爲作者所寫，而聲音情感卻都指向此一人物。漢魏之際，代言體的篇製頗爲頻見，樂府詩與徒詩均有之，若知作品的作者歸屬和篇章特有的表述方式，則不難辨識，故不必都要在篇題上加以標示。[28] 凡須於篇題顯示其爲代人立言，自是慮及讀者可能將作者與作品人物的聲情混爲一談，如鮑令暉的詩例即是。那麼，據陸善經引述，原題〈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文選》略去「陸平原」三字，若按原題，是否既要言其摹擬樂府舊題，又是表示代陸機立言或屬文？陸機著名於世，先不論如此之舉是否近於狂妄，陸機原已有〈君子有所思行〉，收於《文選》「樂府」類，故此種想法似難成立。「代」字用於詩歌標題有二義，南朝這類詩題同時並行，後世不免易於滋生理解上的困擾，然而如上所述，實有其區別原則，故當時亦不致產生混淆。

文人樂府詩以擬歌辭的形態撰作，無論是否採用樂府舊題，其實都已有仿擬的性質，魏晉詩人用舊題製作樂府詩，遂不煩在舊題之上再標示其爲仿擬之作，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著錄鮑照樂府詩，篇題「代」字盡刪，〈行路難〉亦無「擬」字，依照前例，亦不無道理。但是，鮑照採用舊題的樂府詩，確實有標題「代」字者，而謝惠連、劉鑠仿擬古詩亦可能是「代」字標題，是以不

[27] 《文選》，頁 629 、 630 、 639 、 640 。

[28] 詳參李錫鎮：〈試論曹丕、曹植詩中人稱代詞的語用特質——從代言體詩篇中的人稱代詞語法再論「抑丕揚植」說〉，《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8 期（ 2008 年 5 月），頁 79-10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宜否定非鮑照原題，或認爲是虞炎編集所增。清汪師韓《詩學纂聞》，論《文選》「雜詩」、「雜擬」二類之異，言及擬古詩篇題製定的問題，有助於說明鮑照樂府詩標題「代」字的立意，其言曰：

>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兩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李善注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雜擬」者，凡〈擬古〉、〈倣古〉諸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其止一二首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曰〈擬古〉，仍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爲何篇，此所以別於〈詠懷〉、〈七哀〉、〈百一〉、〈感遇〉、〈遊仙〉、〈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所擬者：〈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蘭若生朝陽〉、〈青青陵上柏〉、〈東城一何高〉、〈西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十二篇。），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所擬者：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八篇。），劉休玄〈擬古詩〉二首（所擬者：〈行行重行行〉、〈明月何皎皎〉二篇。），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所擬者……），無不顯然示人，是以謂之擬，此意後人不識也。……古人名作，惟鮑明遠〈擬古〉八首、陶靖節〈擬古〉九首（……），未嘗明言所擬何詩。然題曰〈擬古〉，必非若後人漫然爲之者矣（《鮑集》別有〈紹古辭〉七首、〈學古〉一首、〈古辭〉一首。又有〈擬阮公夜中不能寐〉、〈擬青青陵上柏〉各一首、〈學劉公幹體〉五首、〈學陶彭澤體〉一首。）。……「雜詩」從其異，故六子皆有〈雜詩〉，而義各不同；「雜擬」從其同，故謝、陸諸人皆依古以爲式也。[29]

這大段文字，主要在說明《文選》選詩，何以將詩篇分別歸於「雜詩」、「雜

[29] 詳見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 12 月），頁 443、444。括號內文字，爲汪師韓《詩學纂聞》自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擬」兩類。汪師韓據李善注之定義「雜詩」，指出歸入此類的詩篇，作品之表述方式較不受通行慣例拘限，故不同的詩人，其作品內容亦各異。較與本文論述相關的是，汪師韓從《文選》「雜擬」類所選陸機〈擬古詩〉十二首、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劉鑠〈擬古詩〉二首等標題，就其既有總題，又有分題以顯示其摹擬對象；論證唐以前詩，凡篇題有「擬」字或字義相近者，即使未明言所擬何詩，亦必有其特定摹擬對象。而擬古一類作品「皆依古以爲式」，言其題材內容或表現手法，須以所擬對象爲取法標準，即謂凡題爲「擬」者，其作品重在求其同。

汪師韓論及鮑照擬古一類的徒詩，並未提到亦收於「雜擬」類的〈代君子有所思〉。若按照其說法，鮑照這首樂府詩篇題「代」字，義通於「擬」，如此標題應當就是要顯示其詩有特定摹擬的對象。汪師韓指證魏晉南朝詩「擬」字標題的立意，應不限於徒詩，樂府詩也應包括在內；若爲通例，則正可說明鮑照樂府詩採用舊題，又未一律標示「代」字的原因。據陸善經引述，〈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原題，顯然較《文選》略去「陸平原」三字的標題，更能彰顯此詩所擬對象，蓋因不僅有樂府題名，且特指摹擬的是陸機作品。參照郭茂倩《樂府詩集》，鮑照之前，陸機、謝靈運都有〈君子有所思行〉；[30] 而鮑照與謝靈運同是劉宋詩人，年輩卻較晚，則鮑照詩原題，既言其摹擬陸機，又可與謝詩區隔。又如《文選》「雜擬」類，收袁淑〈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且不論「樂府」二字是否原題所有，若據《藝文類聚》鮑照有〈代陳王白馬篇〉，此一篇題除可顯示摹擬的是曹植〈白馬篇〉，並能與同處劉宋元嘉時期的袁淑擬作區別。鮑照〈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代陳王白馬篇〉，標題方式相似，而與《藝文類聚》所錄〈代京洛篇〉、〈代淮南王〉略異；若後二者爲《鮑照集》原題，又將如何理解？承上所述，此二題標示「代」字與毛扆宋本同，[31] 又謝靈運亦有〈君子有所思〉、袁淑曾擬〈白馬篇〉，因而鮑照當代或

[30] 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3 月），頁 893、894。

[31] 按毛扆所據宋本，〈代京洛篇〉題作〈代陳思王京洛篇〉，見《鮑參軍集注》，頁 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前若無其他詩人有同題之作，鮑照所擬〈京洛篇〉、〈淮南王〉之作者名，自可省略不言，亦不致誤解。

考察汪師韓的論述，魏晉南朝詩歌篇題「擬」字有其語用上的限定義，應當視爲一種標題方式的慣例。鮑照採用舊題撰作的樂府詩，「代」字標題即是依循慣例，主要用意就在顯示其作品有特定的摹仿對象。據汪師韓所述，凡標題「擬」字的詩篇，必須「依古以爲式」、「從其同」，則擬作與其所仿作品之間，必有高度的相似性；換而言之，鮑照「代」字標題的樂府詩，亦必如此。那麼鮑照雖同樣採用舊題撰作樂府詩，有無「代」字標題，勢必會牽涉到作品的構思以及作品的內容形式。鮑照「代」字標題的樂府詩，是否與其所擬作品高度相似？若誠如汪師韓所言，又如何呈現其獨特性？相對地，鮑照採用舊題而無「代」字標題的樂府詩，如果說寫作上有較多的彈性，既是採用舊題，其題材、形式或表現手法若有所變化，是否仍將受到樂府詩製作慣例的制約？魏晉南朝文人樂府歌辭的製作，與篇題、曲調之間多有關聯，鮑照仿古樂府詩應不能自外於傳統，以下試討論其作品如何在傳統規範下展現其才思。

三、從題、曲、辭的關係與作品比較辨標題有無「代」字的差異

鮑照樂府詩「代」字標題，據《藝文類聚》，篇題較可信的是〈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代陳王白馬篇〉、〈代京洛篇〉、〈代淮南王〉。郭茂倩《樂府詩集》著錄鮑照詩，「代」字及所擬詩人名盡刪，只留篇題名；前二題收於雜曲歌辭，後二題則一收於相和歌辭，一收於舞曲歌辭。《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一類，將收錄的樂府詩稱爲「雜曲」，主要是因郭茂倩已不能確知其曲調來源。[32] 儘管如此，按其歸類原則，可知這些樂府詩雖未必入樂，亦有其曲

[32] 有關《樂府詩集》雜曲歌辭分類的成因，詳參向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頁 14-4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調，故可說是依曲調製作的擬歌辭。

《樂府詩集》收錄陸機、謝靈運、鮑照、沈約等人〈君子有所思行〉，郭茂倩引唐吳兢《樂府解題》曰：

> 〈君子有所思行〉，晉陸機云「命駕登北山」，宋鮑照云「西上登雀臺」、梁沈約云「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與〈君子行〉異也。（《樂府詩集・卷六十一雜曲歌辭》）

郭茂倩解釋〈君子行〉篇題，再次引吳兢說，並下按語，云：

> 《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君子防未然』，蓋言遠嫌疑也。」又有〈君子有所思行〉，辭旨與此不同。（《樂府詩集・卷三十二相和歌辭》）

參照兩條資料，吳兢、郭茂倩當是假定樂府詩歌辭的內容意旨與其篇題或曲調名稱，應是互有關聯，故陸機、鮑照、沈約同題的〈君子有所思行〉，辭旨亦相同。依照這種觀點，於是推論篇題名稱相近的〈君子有所思行〉與〈君子行〉，應是不同的曲調。郭茂倩將〈君子行〉歸於相和歌辭平調曲，則是本於陳智匠《古今樂錄》轉載宋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君子行〉屬平調七曲之一。[33] 至於〈君子有所思行〉，列於雜曲歌辭，即因郭茂倩不明其曲調歸屬。學者或據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所載瑟調三十八曲中有〈有所思〉，推測〈君子有所思行〉曲調應與之相同，「君子」二字是限定作品內容言君子的人生之思。[34]

〈君子有所思行〉，是否同於瑟調曲〈有所思〉，暫且不論；觀察《樂府詩集》著錄陸機以下詩人，作品內容確實在言君子的人生之思，唯君子所思原可多方設想，何以這些作品的主題意旨竟如此相似？就樂府詩的曲調名與歌辭內容的關係而言，古辭與本事相關，常直接反映於曲調名稱上，但後代作品雖用同一曲調，題材、主題與古辭相比，卻可有所發展或變化，甚至只是利用其

[33] 見《樂府詩集》，頁 441。

[34] 詳參向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頁 49、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曲調，「因聲作歌」，內容意旨卻與本事、篇題或曲調名稱沒有聯繫。[35]因此，若依吳兢或郭茂倩之說，認定樂府歌辭的內容意旨，必與其篇題或曲調名稱關聯，應非符合事實。如果從文人樂府詩之爲擬歌辭的形態來看，先前知名作家的作品，往往成爲後世仿效的對象，同題的樂府詩其內容意旨相近，或當視作對典範作品的摹仿，而不能誤解爲是出自篇題或曲調名稱的要求。

郭茂倩採用吳兢之說，言陸機、鮑照、沈約同題的〈君子有所思行〉，「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爲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若細察作品，鮑照、沈約都有摹擬陸機的明顯痕跡，而可與上四句概括的題旨切合者，則是鮑照。茲引〈君子有所思行〉：

-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廓。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窗，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可不恪？[36]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陸機）
-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陳鐘陪夕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留，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眾多士，服理辨昭昧。（鮑照）
- 晨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咸里邇曾闕，甲館負崇軒。複塗希紫閣，重臺擬望仙。巴姬幽蘭奏，鄭女陽春絃。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寂寥茂陵宅，照曜未央蟬。無以五鼎盛，顧嗤三經玄。（沈約）

三首詩內容結構明顯相似，皆是先言登高（北邙山、銅雀臺、終南山）眺望京城

[35] 詳參王運熙：〈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6 月），頁 349-362 。《樂府詩集》，頁 1219 ，郭茂倩辨雜歌謠辭〈黃覃子歌〉的起源曰：「按橫吹曲李延年二十八解有〈黃覃子〉，不知與此同否？凡歌辭之與事不合者，但因其聲而作歌爾。」

[36] 原作「不可恪」，元・李冶《敬齋古今黈》云：「『不可恪』三字，太逕庭，不似詩家語。『不可』當倒。恪，愼也。可不恪，則言不可不愼。」見劉運好：《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頁 54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洛陽、鄴城、長安），次述城邑街道、富豪之宅第園池及生活享樂，再由年華將老，興發議論作結。敘事觀點則是運用第一人稱虛擬的人物（君子）視角，此據所述登望之地點，顯非作者當時可得親臨即能辨別，尤以鮑照、沈約較無爭議。前二首皆爲二十句；獨沈約十四句，缺少規誡之意，唯結尾二句句法語義類似陸機，句數亦應相當，《樂府詩集》引述與《藝文類聚》句數同，應非全篇。

鮑照、沈約作品既有多種與陸機相似之處，可知必是有意摹仿。然而，若論鮑照擬作之異於陸機，除了不用「一何」、「何」這類表示驚嘆之情的虛詞，更是運用排比誇飾，極度描寫居家生活之奢侈，聲色宴樂之通宵達旦，非議之情已在言外。而最大的差異，尤在兩首詩後十句議論的部分。雖都在勸誡豪富之士，且均由人隨年去、生命有盡爲說，但陸機直指其生活奢靡猶如酖毒之戕害身心，又明言不應以富貴驕貧賤；而鮑照「蟻壤」四句，運用典故，言災禍起於細微、讒言離間至親、敧器過滿則傾覆、人貪生竟入死地，借四項物情喻說道理，不僅具體委婉，也可啓人遐思，末二句言「衆多士」，意指非專對一人，又以「智哉」稱之，提醒其非愚者，應能明辨事理，顯然有激發反省深思的作用。據表述特徵及其修辭功能而言，鮑照作品似乎後出轉精，若以謝靈運的擬作相較，或更能突顯其匠心，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曰：

> 總駕越鍾陵，還顧望京畿。躑躅周名都，遊目倦忘歸。市廛無阨室，世族有高闈。密親麗華苑，軒甍飾通逵。孰是金張樂？諒由燕趙詩。長夜恣酣飲，窮年弄音徽。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餘生不歡娛，何以竟暮歸？寂寥曲肱子，瓢飲療朝飢。所秉自天性，貧富豈相譏？

略觀此詩二十句，章法同於陸機。值得留意的是，後八句所表達的思想，不僅沒有「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的意旨，反而倡言生命有限應及時行樂，似乎有意將長夜酣飲、窮年玩樂的生活合理化。若細加思量，結尾二句較不合情理者，不在其「不譏富人」，而是在於將貧富生活的抉擇，全然歸諸「天性」，[37] 且

[37] 清・陳祚明云：「『貧富豈相譏』超，當亦不譏富人。」見《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2 月），頁 520。有關此詩解釋，參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 8 月），頁 234、2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論其是否曲解《論語》，顯然並未慮及普遍人情與社會現實因素。與陸機作品議論部分對照，謝詩語義當是對其批評富豪生活侈靡、不宜富貴驕人兩項論點作出回應，故觀念態度落差頗大。唯謝詩對富豪所採立場，恐有迴護之嫌，而陸詩招致反詰駁議，或許正因其勸誡內容幾已近似老生常談，反觀鮑詩，更顯其構思周密，議論合情入理。

謝靈運、鮑照、沈約摹擬陸機〈君子有所思行〉，如上所述，可據作品之間題材內容與形式特徵的對應關係加以辨識。經由以上分析可見，擬作對先前作品顯然不僅侷限於字規句模，只是辭藻的替換或加工，以謝、鮑作品爲例，形式特徵大致相同，但主題意旨的表現，可說都是針對陸機作品所進行的改造；作者對主題的重新構思，促使其內容形式的局部細節隨之產生變化，作品整體精神風貌遂顯露出彼此的差異。宋嚴羽《滄浪詩話》有言，「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嚴羽認定這首擬作表現鮑照個人風格，雖未言明其判斷依據，吾人或當就此詩異於陸機、謝靈運之處推求，唯單一作品尚不足於充分解釋作家的風格，仍然需要更多作品的參照。

鮑照「代」字標題的仿古樂府詩，以〈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爲例，確如汪師韓所言，是「依古以爲式」、「從其同」，亦即主題意旨與形式特徵有所承襲，受到陸機作品的規範，因而作品有顯著的相似性，儘管改造或變化仍然受範式的制約，但是具有巧思創意的變造，猶如點鐵成金，可使作品脫胎換骨而有煥然一新的效果。對照謝靈運、沈約〈君子有所思行〉，可知擬作未必須以「代」字標題，就同題樂府詩一起並讀，不難辨識其有意摹擬陸機；無「代」字標題，表述當較少限制，而謝詩亦企圖翻出新意，卻也沒有表現更多的自由和創意。就此而言，鮑照仿古樂府詩有無「代」字標題，並非無關緊要，必將影響其構思以及作品內容結構的表現樣態。那麼，鮑照標題「代」字的樂府詩，是否都如〈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受所擬作品的制約？是否亦能推陳出新？無「代」字標示的古題樂府詩與舊辭的關係又如何？若表述較爲自由，是否仍應視爲擬作？唯有先確認這兩類樂府詩的性質，並從作品的比較之中區辨出新變的成分，才可以此基礎，進而討論作品的風格。蓋因鮑照作品雖在，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所仿擬的作品卻大多失傳，若不就具體可徵的作品進行比較，難免捕風繫影，糾纏混淆。

鮑照〈代陳王白馬篇〉，篇題明言擬曹植〈白馬篇〉，按作者先後，引詩如下：

-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右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驅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曹植）
- 白馬驊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壁自往夏，清野徑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埋身守漢境，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爲雄。（鮑照）

郭茂倩收這兩首詩於雜曲歌辭，引《歌錄》曰：「〈名都〉、〈美女〉、〈白馬〉，並〈齊瑟行〉也。……皆以首句名篇。」[38]解釋其曲調及篇題命名，唯郭茂倩不知〈齊瑟行〉的類屬和來源，故歸入雜曲。關於〈白馬篇〉的內容意旨，郭茂倩曰：「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爲國，不可念私也。」[39]吳兢言曹植、鮑照等，「皆言邊塞征戰之事。」[40]就作品的形式特徵言，兩首詩的敘述觀點皆採用人物視角，藉由人物對話敘事。首二句言人騎白馬來，曹詩言其將往西北邊境，鮑詩言其由北邊來；第三句寫有人問騎白馬者；第四句至篇末，皆是騎馬者的答語。鮑照摹擬曹植，亦頗爲明顯。

38 《樂府詩集》，頁 911 。
39 同上注，頁 910 。
40 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 1983 年 9 月），頁 5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論兩首詩的差異，一是句數不同，曹詩二十八句，鮑詩二十二句。二是人物所問之事有別，曹詩「借問誰家子」，問籍貫身分；鮑詩「要途問邊急」，問邊境是否有狀況。三是答語者敘述重點有別，聲情大不相同，曹詩答語除了言其身世背景，且言聲名遠播域外，更用「宿昔」八句鋪敘，誇言騎射技藝高強，「邊城」句以下，敘述參與討伐戰爭，爲了解除國難，涉身犯險，戰陣之際，無暇顧私，視死如歸，言其武藝甚爲自信，述及心事感受則語氣悲壯；鮑詩答語先是交代胡敵犯境，且言自夏至冬，堅壁清野已歷數月，「僑裝」八句敘述鎮守邊塞，軍旅生活艱苦，「丈夫設計誤」句以下，自言其有欠謀慮，[41]頗爲後悔，原本冀望立下戰功，企求改變寒門的卑賤地位，而今有家歸不得，唯有奮身抗敵，讓人知我驍勇善戰，描寫當前淒苦處境，歷歷如繪，緬懷身世，自道心曲，則慷慨悲涼。鮑詩敘事內容，顯然有所轉變。

鮑照〈代京洛篇〉，郭茂倩歸入相和歌辭瑟調曲，認爲其曲調與曹丕「煌煌京洛行」同，論及鮑照、戴暠作品，內容意旨與曹丕異。引智匠、吳兢語云：

>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樂府解題》曰：「晉樂奏文帝『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高鳥盡，良弓藏，子房保身全名……等語。若宋鮑照『鳳樓十二重』，梁戴嵩『欲知佳麗地』，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歌薄，有怨曠沉淪之歎。」（《樂府詩集・卷三十九相和歌辭》）

曹丕〈煌煌京洛行〉，全詩三十二句均爲四言；鮑照、戴暠詩皆二十二句五言。後二詩敘述內容，誠如吳兢所言，與曹丕詩不類。據前述郭茂倩引《歌錄》，謂曹植〈名都〉、〈美女〉、〈白馬〉，皆以其詩首句名篇，依此慣例則〈京洛篇〉原初篇題命名，「京洛」二字亦當出現於篇首詩句；曹丕〈煌煌京洛行〉爲曲調名，其詩首句「夭夭園桃」，篇名應作〈園桃〉，[42]此乃以曲

---

[41] 王雲路云：「作計，謂謀劃、考慮。」詳見《六朝詩歌語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 8 月），頁 376 。

[42] 〈煌煌京洛行〉爲王僧虔《技錄》所載瑟調三十八曲之一，見《樂府詩集》，頁 535 、 536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調名代稱，作爲篇題。[43] 故鮑照〈代京洛篇〉，當非摹擬曹丕〈煌煌京洛行〉一詩。按毛扆所據宋本，鮑照此詩題作〈代陳思王京洛篇〉，《藝文類聚》無「陳思王」三字，曹植或曾撰〈京洛篇〉；唯現今不傳，是以無從比較。

鮑照〈代淮南王〉二首，郭茂倩收於舞曲歌辭。郭茂倩著錄晉拂舞歌五首，引《晉書・樂志》曰：「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也。晉曲五篇：一曰〈白鳩〉，二曰〈濟濟〉，三曰〈獨祿〉，四曰〈碣石〉，五曰〈淮南王〉。」[44] 可知〈淮南王〉爲晉拂舞歌五曲之一，篇題爲曲調名。晉曲〈淮南王〉歌辭云：

>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樂府詩集・卷五十四舞曲歌辭》）

關於晉拂舞歌辭，吳兢言「讀其詞，除〈白鳩〉一篇，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45] 郭茂倩引晉崔豹《古今注》曰：「〈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又引託名班固所撰《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又據吳兢《樂府解題》曰：「古詞云：『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仙去。」[46] 按史傳記載，淮南王劉安謀反被誅，事在漢武帝元

---

43 《宋書・樂志》著錄相和歌辭，詳列篇題名、曲調名、作者，如曹丕此詩，言「〈園桃〉、〈煌煌京洛行〉、文帝詞」，見頁 618 。按用同一曲調，製作不同歌辭，爲求區別，遂另有篇題名。

44 《樂府詩集》，頁 788 、 789 。

45 《樂府古題要辭》，見《歷代詩話續編》，頁 35 。

46 《樂府詩集》，頁 79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狩元年 (BC122) 十一月。[47] 郭茂倩引述資料，當屬民間傳說，而〈淮南王〉曲辭之作者亦難確考，唯晉拂舞歌〈淮南王〉，歌辭內容詠劉安服食求仙昇天而去，故事相傳久遠，應爲古辭，唯不能確定是否經過晉人修飾。舞曲歌辭，乃配合樂曲演唱，用於舞蹈表演之歌辭，學者據鮑照〈代淮南王〉二首擬作，言古辭亦應自「我欲渡河」句下，分爲兩首，並指出歌辭採用頂眞格修辭手法，應與音樂舞蹈的旋律有關。[48]

鮑照〈代淮南王〉二首云：

-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椀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其一）
-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其二）

按古辭與鮑照兩首擬作，句數相同，均有頂眞修辭格，且用三、七言句式亦多相近。至於敘述方式，第一首皆採第三人稱敘事，由故事外的敘述者講述或歌詠淮南王；第二首則均用第一人稱視角，古辭中的「我」是淮南王，而鮑照則改以「我／你」的關係，省略自稱詞「我」，用對稱敬詞「君」指淮南王。歌辭形式特徵可說大同而小異，故古辭與鮑照擬作的內容意旨，第一首均在講唱淮南王服食求仙之事，第二首則頗爲不同，古辭言淮南王登仙歸天，思念故鄉卻已難返，鮑詩則敘後宮妃嬪懷念淮南王之深情，「怨君恨君」三句，採用複疊句法修辭，表達眞摯不移之情，最是精警。

無論古辭或鮑照擬作，對主角淮南王都流露出濃厚的哀怨情調，而較爲費解的主要是第一首，乃在難以確認歌辭內容是相信淮南王成仙，抑或因學仙致禍被誅，此一解釋問題頗涉及古辭「揚聲悲歌音絕天」、鮑詩「鸞歌鳳舞斷君腸」二句。如清陳祚明將古辭合爲一首，解云：

---

[47] 事見《漢書》（臺北：鼎文書局， 1983 年 10 月），頁 174 、頁 2144-2152 ，〈武帝紀〉、〈淮南王劉安傳〉。

[48] 詳參梁海燕：《舞曲歌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 8 月），頁 176-19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今按此詩，亦未實言淮（南）王得仙。淮王爲漢所誅死，然好賓客，喜言神仙。篇中曰「自言尊」，曰「少年窈窕何能賢」，尊者不尊，而賢者不賢也。化鵠歸來，「苦身不已」，似言魂魄徘徊，故上有「揚聲悲歌音絶天」一句，應是哀淮王之詞。（《采菽堂古詩選・卷二》）

清張玉穀亦將鮑詩合爲一首，解云：

> 此譏淮南王徒好神仙，致使後宮生怨之詩。前五，點清篇主，提破病根，先敘當日求仙合藥之事，「合神」四句，則揣其妄想丹成之後，欲與綵女游戲歌舞之樂，以「斷君腸」三字，顯出必不可得來。神仙樂事甚多，而獨言綵女，乃反引後宮怨曠也。……（《古詩賞析・卷十七》）

不容否認古辭或鮑詩都有哀傷之情，尤其古辭「淮南王，自言尊」、「少年窈窕何能賢」顯有譏諷之意；然而，陳祚明認爲化鵠歸來似指淮南王死後魂魄，張玉穀認定淮南王學仙不成，二者似有曲解。首先，據鮑詩「朱城」二句而論，後宮妃嬪雖「怨君恨君」，卻又是「恃君愛」，何況言其期望「隨明月」而投向君之懷抱，則淮南王當已成仙居於天界，才可能有此願望；至於古辭言淮南王化鵠還故鄉，卻只能「徘徊桑梓遊天外」，頗類似《搜神後記》載丁令威學仙得道，化爲白鶴一事，[49] 千歲歸來，人事已非，暫時留連，終將天外遨遊，豈必指死後魂魄飄忽？其次，〈淮南王〉爲舞曲之歌辭，原是配合樂舞表演之用，考察歌辭內容似非純粹敘事，倘若純就敘事解讀，如古辭「繁舞寄聲無不泰」一句，按其上下文語境實難理解，此句應是旁涉表演相關的歌舞情況，故與前後敘事語脈不甚銜接，頗有跳脫之感；據此而論，古辭「揚聲悲歌音絕天」、鮑詩「鸞歌鳳舞斷君腸」二句，極可能亦是穿插描寫表演場景之歌曲聲情和舞蹈姿態，用以強化表演場面的情感氛圍，不宜僅由敘事內容勉強解釋。

鮑照無「代」字標示的古題樂府詩，以《藝文類聚》著錄爲依據，且其古辭完整保存，可取資比較者，當是〈白頭吟行〉（或簡稱〈白頭吟〉）。郭茂

[49] 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 年 7 月），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倩據智匠引王僧虔《技錄》，列〈白頭吟〉於相和歌辭楚調曲，解云：

>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蘭徑』，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樂府詩集・卷四十一相和歌辭》）

〈白頭吟〉古辭之作者是否爲卓文君，暫且不論。吳兢撮要言古辭內容意旨，並指出鮑照等同題之作，辭意已有改變，但與古辭仍相近。其詩云：

>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辭）
>
>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鶴遠成美，薪芻前見凌。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固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鮑照）

這兩首詩內容意旨與形式結構頗有差異，唯如吳兢所言依然有所關聯。古辭言「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提及嫁娶且言「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可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的「我」省略，其身分是妻子，整首詩即由此一人物視角敘述丈夫貪圖財富移情別戀，因而主動要求解除婚約。鮑照詩言「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申黜」四句述及周幽王娶褒姒黜申后、漢成帝寵愛趙飛燕而冷落班婕妤事，主題仍在描寫夫妻情感生變，內容則轉向敘述丈夫娶進新人，妻子蒙受讒毀而被丈夫猜忌疏遠。鮑照詩之敘事觀點，採用代言體亦是以妻子身分抒情，省略第一人稱的「我」，其表述方式與古辭差異最大之處，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僅是「人情賤恩舊」至「貌恭豈易憑」句止，大量使用鋪陳排比，不如古辭較有鮮明的故事情節，尤爲特別的是「古來共如此，非君獨無膺」結語，人稱詞「君」字的使用。按此「君」字是對稱敬語，應是妻子「我」稱述自己，是「我」將自己對象化的一種外位性的人稱用法，涉及自我內部反思活動中的關係；[50] 據此而言，整首詩表述的內容，乃在呈現妻子心理情緒與意識，使用大量排比句，正是由其一己之處境聯想，反思照察，據事類義，體察世俗社會的普遍人情，設法撫慰內心的激憤與不平。古辭和鮑詩，篇首皆用比興，篇中亦多有類比意象語句，都是妻子道述其品格，或指涉人情世態，[51] 對其丈夫也都有怨怪之意，然而主角的心理傾向則大爲不同，古辭裏的人物預備付諸行動對抗，並與之決裂；鮑詩中的人物則幾經內心轉折，卻只能尋求自我寬解。如此安排，當是慮及古代社會背景下，婦女的實際地位與處境，藉以表達其被迫屈從現實的無奈，似乎更符合當時社會普遍的眞實性。

遊仙是魏晉詩歌重要的主題之一，鮑照樂府詩除〈代淮南王〉述及服食求仙，另有〈升天行〉一首，蕭統《文選》錄於「樂府」類，論者頗多，應是其代表作。郭茂倩著錄曹植、鮑照〈升天行〉於雜曲歌辭，已不知其曲調來源，解云：

> 《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仙篇〉與〈神遊〉、〈五遊〉、〈龍欲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按〈龍欲升天〉，即〈當牆欲高行〉也。（《樂府詩集・卷六十三雜曲歌辭》）

郭茂倩引吳兢語，文與《樂府古題要解》略異，〈前緩聲歌〉爲陸機作品，〈上仙篇〉等七篇則爲曹植作，又言這類作品「其詞蓋出楚歌〈遠遊篇〉也」。[52]

---

[50] 參見李錫鎭：〈試論曹丕、曹植詩中人稱代詞的語用特質〉，頁 89 、 90 。

[51] 方東樹評鮑照〈白頭吟〉曰：「起句比而兼興也。三四句，跌宕入題。」見《昭昧詹言》，頁 181 。按〈白頭吟〉古辭，章法相同，可見鮑照取法、摹擬。

[52] 見《歷代詩話續編》，頁 4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仙籙〉、〈神遊〉二篇今佚，其餘五篇亦收入《樂府詩集》雜曲歌辭中。曹植、鮑照〈升天行〉云：

- 乘蹻追術士，遠之蓬萊山。靈液飛素波，蘭桂上參天。玄豹遊其下，翔鵾戲其顛。乘風忽登舉，彷彿見眾仙。（其一）
- 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陽溪。中心陵蒼昊，布葉蓋天涯。日出登東幹，既夕沒西枝。願得紆陽轡，迴日使東馳。（其二，曹植）
-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翻若迴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嶽，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邈遠越萬里，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腥？（鮑照）

按吳兢提及曹植〈升天行〉，有「日月何時留」一句，據其下引鮑詩「家世宅關輔」，可知應是開篇首句，此句並未見於上述引文；又《藝文類聚》著錄曹植〈升天行〉同於《樂府詩集》，兩首句數各八句，引鮑照詩則僅十句，知是節略摘引，故今所見曹植〈升天行〉已非全篇，因而其內容亦無「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之意。

鮑照〈升天行〉，全詩二十四句，清吳淇評曰：「前半自述平生，至『窮途』云云，言平生閱歷多矣、久矣，用世事業做不得，方思出世」，又云：「遊仙詩，只如一首詠懷詩，絕無一切鉛汞氣習。從師交友是求仙人第一要緊事，此獨拈出。末結仙人渡世溺情，語最警切」。[53] 評語頗能把握此詩要點。如果重作分析，此詩前十二句，從平生閱歷說起，敘述晚年所以求長生而學仙的原因，後十二句述說學仙的經歷及仙道修成的體驗。此詩「窮途悔短計」一句，論者常解作仕途不得志，或從鮑照生平仕宦爲說，似非貼切。按此詩採用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講述，據「宅關輔」、「十帝」、「兩都」，可知時空情境爲漢代，言「勝帶宦王城」，知其年少既已入仕，此篇場景人物實爲虛設，與

53 見《六朝選詩定編》，頁 347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鮑照家世仕歷亦有落差；而此一人物自述尋仙學道之因有二，一是親眼目覩人世間的盛衰興亡反覆無常，已感厭倦，即「倦見」四句之意；一是晚年志在追求長生，亦因後悔於往昔欠缺深謀遠慮，目光短視不能看破一切，「窮途」與「晚志」並列，「窮途」當是以路途喻人生，指年老之時，若謂遭遇挫折或仕途不順，方思出世求仙，似有逃避之嫌，應非正當理由。後半言其修成仙道，餐風宿松，臥雲行天，翱遊仙界，片刻之間已跨越千里，已過數千年，再無回返人間之意；化用許多神仙傳典故，具體描述仙人生活，雖爲虛構，卻彷如眞實一般。詩末「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腥」二句，清陳祚明言「故有俯視一世之概」，[54] 若加推究，後句乃用《莊子・秋水》和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典故，[55] 且採用詰問句結尾，意在強調其超然遠引，俯瞰人間世，對奔競名利之輩，已不屑與之爲伍。視名利如腐鼠，做官如吞腥，鄙夷與譏諷之意，溢於言表；以反詰語法結尾的遊仙詩，實不乏其例，[56] 然而語義顯露激憤，情感如此強烈者，可謂少見。

透過鮑照〈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代陳王白馬篇〉、〈代淮南王〉二首、〈白頭吟〉、〈升天行〉與其特定摹擬作品或相關同題之作的比較，大致可見採用舊題撰作樂府詩，「代」字標題的詩篇顯然較受所擬作品的制約，而判斷其爲擬作，可從作品的內容意旨與形式特徵方面的相似性加以求證；儘管摹擬的蹤跡清楚可見，卻非依樣葫蘆，略由分析應能發現鮑照大多別出心裁力求轉化，確實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效果。至於鮑照無「代」字標題的樂府詩，相對而言，表述的內容或作品結構方式較爲自由，唯因採用舊題，於是難

54 見《采菽堂古詩選》，頁 568 。

55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 年 3 月），頁 605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8 年 5 月），頁 113 。

56 如阮籍〈詠懷詩〉第五十八首，詩末言「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見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 6 月），頁 360 ；又郭璞〈遊仙詩〉（翡翠戲蘭苕）一首，詩末言「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見《文選》，頁 55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免要受舊辭影響，摹仿的痕跡依然可尋，然而經由比較亦可察見其作品事豐辭偉，思慮周詳，匠心獨運的一面。依據上述鮑照具代表性的作品之討論，應可確認鮑照仿古樂府詩兩類作品的性質差別。就文學作品的創新求變是相對慣例成規而言，鮑照採用舊題或舊曲製作樂府歌辭，實屬擬作，卻不是只用舊曲調另填新詞；而兩類作品的摹擬成分都含有許多屬於文人樂府歌辭的慣例，最顯著的應當就在主題的承襲、形式特徵的沿用、以代言體方式表現三方面，因此若要論其突破變創，顯然亦可從中推求。

四、鮑照仿古樂府詩的風格特性

鮑照仿古樂府詩數量不少，但創作背景資料欠缺，作品的撰作時間與動機多已不得而知。若要由外緣因素討論作品與作者的關係或作品的現實目的，恐怕窒礙難行；然而作品的構思與表現方式，必與作者的內心狀態或存在經驗有關，作者如能使作品展現獨特性，作品即帶有作者的個性印記，而可就此探討更有意義的作品風格問題。關於鮑照仿古樂府詩的獨特風格，古人以「遒麗」、「俊逸」二語概括，「遒麗」即勁健華麗，「俊逸」指突出奔放，方東樹以「有氣」釋之，亦可用於解釋「遒」字，此二評語頗有相近處，總而言之，即其作品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勁健奔放極富於精神活力。用「遒麗」或「俊逸」概括鮑照仿古樂府詩的風格，表面上像是對作品審美感知的一種直觀的體驗或印象，究其實質應是對作品表現方式的獨特性有所照察。依據前述分析比較，鮑照仿古樂府詩，確實能夠經由摹仿而賦予相似的主題以新意，其表述手法亦可見其創新求變；然而個別的作品其內容意旨和形式結構頗爲分殊，如何進而說明這些仿古樂府詩可以體現出鮑照風格的一致性？究竟是那些語言表述方式促使其作品得以呈現獨特的精神活力？又與鮑照這一創作主體有怎樣的關聯？

對鮑照仿古樂府詩的風格判斷，若要落實於作品的客觀理解，這些問題宜當設法澄清。法國現象學家米蓋爾・杜夫海納 (Mikel Dufrenne) 論及藝術家的風格，其切要之語甚能啓發我們思索，他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風格是作者出現的地方。其所以如此，是因爲風格含有眞正是技巧的東西：某種處理材料的方式，……爲了創造審美對象，風格非要材料這樣安排、簡化或組合不可。……這些技術手段還必須顯得是爲一種獨特的想法或看法服務的。……對作爲欣賞者我而言，技巧和學說都不足以確定一個風格。技巧和學說，還必須在我眼裏顯得是出於某種世界觀的需要，這種世界觀把創作當作一種冒險和自由。……當我發現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感到藝術家正是這種關係賴以存在的那個人時，就有了風格。……技巧模式不只是創作作品的一種手段，而且還是表現一個世界的手段。所以技巧就是創作者的一種標記，比如……某一詩人的某一慣用詞。[57]

這段話表明，風格是指作者運用藝術技巧在作品中展現某種獨特的世界觀。以文學創作而言，作品的題材內容涵攝作者的世界觀，其文學技巧必須是能充分顯示作者意識中的人與世界的關係；相對而言，作品鮮明的意象和特有的語言表現方式，亦足以讓讀者具體感受到作者的存在。因此，若能理解鮑照仿古樂府詩如何看待人與世界的關係，考察其文學技巧特有的處理方式，應當較能有效地揭示其風格特性。

藝術家的風格，借用杜夫海納的觀點，必須是在作品中能展現某種獨特的世界觀，他說是種「人與世界的某種活生生的關係」(a certain vital relation of man to the world)，可知其所謂「世界觀」(a certain vision of the world)，[58] 並非關於宇宙或人與宇宙關係的形而上哲學思維 (Weltanschauung 或 world-view)，而是指藝術家對社會生活世界的觀照或對生命存在的感知。鮑照仿古樂

---

[57] 詳見〔法〕杜夫海納著，韓樹站譯：《審美經驗現象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 年 5 月），頁 133-145。

[58] 詳見 Edward S. Casey, Albert A. Anderson, Willis Domingo, Leon Jacobson 譯：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頁 105、106；該書譯自 Mikel Dufrenne, 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 (Pari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詩中，對於人在世存有進行反思，鮮明地表達生命的存在感受，主要集中於〈行路難〉十八首。據宋檀道鸞《續晉陽秋》云：「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59] 今古辭、東晉袁山松歌辭已佚；郭茂倩錄鮑照〈行路難〉於雜曲歌辭，引吳兢語云：「〈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可知〈行路難曲〉久已相傳，當是一種說唱歌謠，[60] 以路途比喻人生，內容主題涉及人的存在處境和生命的反思。如鮑照〈行路難〉云：

> ・君不見何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暝沒山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滅入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恆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其五）
>
> ・君不見枯籜走階庭，何時復青著故莖？君不見亡靈蒙享祀，何時傾杯竭壺罌？君當見此起憂思，寧及得與時人爭？人生倏忽如絕電，華年盛德幾時見？但令縱意存高尚，旨酒嘉肴相晉讌。持此從朝竟夕暮，差得亡憂消愁怖。胡爲惆悵不能已？難盡此曲令君忤。（其十一）

「君不見」一語，兼用呼告、示現修辭法，說者召喚引導讀者去想像其所陳述的情事或景象，又是反詰句法，彷如事實擺在眼前，直須面對和省思。直指本心，要聽者面對無可逃避的存在事實：人生「倏忽如絕電」、「苦多歡樂少」，紅顏會老，一朝死滅，盡成虛空，血食何曾享用？盛德功名又有誰見？當意識到生之有限與死之必然，內心深處必將引發意義喪失帶來的空虛感，憂思愁怖

---

[59] 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任誕》「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引《續晉陽秋》語，並云：「今云：『挽歌』未詳。」可知劉孝標不認爲〈行路難〉是挽歌。學者對此注語，常有誤解。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 年 5 月），頁 680 。

[60] 參王小盾：〈〈行路難〉與魏晉南北朝的說唱藝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 2002 年第 6 期，頁 9-1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會使情緒跌至谷底，因而可能導致虛無，而任意妄為。說者進而聲稱活著之時須得「縱意存高尚，旨酒嘉肴相胥讌」，言「存高尚」，可知起心動念仍須有道德內涵，則「縱意」當謂不須拘忌，可直道而行，而酒食肴宴，不是要放縱享樂，當是及時把握，以盡有生之樂。

鮑照〈行路難〉的內容，敘述世道艱難或離別相思之情，顯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人生的悲苦憂愁，不僅見於貧賤者，也有達官貴人（其一）、貴婦（二、三），既寫從軍者、閨中思婦，也寫備受凌壓的低階官吏（六）、夫妻情感生變的怨婦（二、九），可謂不分性別、不論社會階層、不同的現實處境，都有其憂患鬱結。且看鮑照寫富貴者之悲：

> 奉君金厄之美酒、琱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古時清吹音？（其一）

此詩首四、中二、後四句之間，句段之語義似有斷裂，或可由「君—我」的人稱詞，禮物的贈送與收受關係，設想其情景。按送禮須講究授受者的身分地位，前四句寫贈送的禮物，不可謂不厚重，則收禮者「君」應是達官貴人。後四句述及「君」有悲思，此「君」即收禮者，相對而言，請「君」聽其講唱〈行路吟〉的「我」，應當就是送禮者。「君」的心情顯於容貌舉止，收受厚禮而不樂，當有心事。中二句敘述容貌、時節，即由「我」的視點察顏觀色，揣測其心事。達官貴人之悲憂，應是繫念年華老去，富貴不保，而末二句講唱內容，徵引漢武帝、曹操作為對比，言富貴如帝王亦有一死，對症下藥，當有排解的功效。

鮑照〈行路難〉不僅表達時間的推移，感歎身體的衰變，更直接陳述死亡的威脅，描寫墳墓的意象，如云：

- 舉頭四面望，但見松柏園，荊棘鬱蹲蹲。……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愴惻不能言。（其七）
- 孤魂煢煢空隴間，獨魄徘徊遶坟基。但聞風聲野鳥吟，豈憶平生盛年時？（其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但恐羈死為鬼客，客思寄滅生空精。（其十三）
- 將死胡馬跡，能見妻子難。（其十四）
- 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歌妓舞女今誰在？高坟纍纍滿山隅。（其十五）

唯有正視死亡，才可能對死亡進行想像。鮑照的〈蒿里行〉、〈挽歌〉，郭茂倩錄於相和歌辭。這兩首仿古樂府詩的思維方式與表述手法，主要秉承繆襲、陸機、陶淵明的〈挽歌〉；[61] 設想死後殯葬過程或置身墳墓內的景況，以亡靈的視角，對自我及人的存在加以反思。其詩曰：

-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伸。馳波催永夜，零露逼短晨。結我幽山駕，去此滿堂親。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為狐兔塵。（〈蒿里行〉）
-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埏門祇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玄鬢無復根，枯髏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挽歌〉）

若與繆襲等人〈挽歌〉相比，鮑照兩首詩較特別之處，乃在強調無論富貴貧賤，賢愚同盡，唯有死亡似乎是公平的，此意見於「同盡」二句、「彭韓」以下四句。陶淵明〈挽歌〉也述及這層意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陶詩表達的是無可奈何之情。反觀鮑詩，「人生」四句不僅有遺憾之意，「天道與何人」一句更針對《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提出質疑，對善惡無別、賢愚同盡的結局，顯然激憤不滿。墓中亡靈流露這種不滿的情緒，亦見於「壯士」二句的詰問之中，就詩篇索解，言「殊願有窮伸」、「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死者生前當是志願難伸，且又是品德無虧、特立獨行之士。

[61] 見《樂府詩集》，頁 399-401；《文選》，頁 734-7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生實難，但每個人承受的痛苦不同，在社會世界中的生活境遇亦各有差異，時空交錯，彷彿有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決定著人的存在處境，於是將此意識歸諸命運。鮑照〈空城雀操〉云：

> 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冰河。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據《藝文類聚》篇名，這首仿古樂府詩應屬琴曲歌辭。此詩採用第三人稱敘述觀點，敘事者託物寄情，借吟詠雀鳥生活之艱辛隱喻貧賤者，抒發其心聲，並藉由生活境遇之比較，調解其不平。「賦命」二句，將際遇歸於預定的命運，顯然採取宿命論的觀點。這種命運觀，亦見於〈行路難〉：「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付皇天」（其五）、「諸君莫嘆貧，富貴不由人，……窮途運命委皇天」（十八），同於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採用宿命的思維應世，態度或許消極，並非不作爲，而是在社會世界不得已景況下的自處之道，至少讓人不致喪失存活的勇氣。〈行路難〉曰：

>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得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其四）

此詩語義脈絡一波三折，情感起伏。先是借「瀉水」譬喻其意識到人各有命，繼而藉此思維自我寬解，當停杯唱起〈行路難曲〉，不覺又觸動傷心事，雖悲憤填膺，卻要強自隱忍，不敢暢其所欲言；敘事者彷彿自道心曲，顯是處於險惡環境，遭遇不公，情感備受壓抑。

世路艱難，不僅在於個體生命要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影響，不合道德理性的行爲充斥於人際之間，更是直接衝擊著生活情境。鮑照〈白頭吟〉言「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點明世俗澆薄，不顧舊日情義，人情冷暖常隨成敗景況而變化。此語絕非僅見於描寫婦女怨嘆色衰丈夫變心的篇章，如〈白頭吟〉或〈行路難〉第二、九首，應是概括普遍性的世道人心。鮑照詩云：

>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云。（〈東武吟〉）

・悠悠世中人，爭此雖刀忙。不憶貧賤時，富貴輒相忘。紛紛徒滿目，何關慨予傷？不如一畝中，高會挹清漿；遇樂便作樂，莫使候朝光。（〈邊居行〉）

前者是年老退伍老兵，講述年輕時轉戰四方，時過境遷，功績被遺忘，窮老悲苦的經歷；後者則是遠遊之士，述說其經驗所見的世態人情，感慨之餘，興起歸田隱居的念頭。至於常年生活窮苦者，在社會世界中的處境，鮑照詩曰：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嘆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慚樹萱，樂餌愧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忽忸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圮津途塞，遂轉死溝洫；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貧賤愁苦行〉）

這首詩採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據其所意識的人我關係及感受的內容，當非不識字的貧農，而是生活陷入窮困的士人。據此詩首尾數句，可知主題在表達生活窘困的痛苦，尤甚於死亡的悲哀；就內容而言，詩中的貧士雖知窮困則親友疏離，能感受人情的冷暖，酬酢之間若禮數不周則成仇隙，但爲了自尊且在意人際交往，遂窮於應付，機運不但未改，更是步向絕境。與陶詩詠嘆的貧士相比，鮑照這首詩並非甘貧守賤耕田自給的鄉野隱士，平情而論，或許格調不高，然而若設身想像其居於城市，置身在以金錢衡量人的價值的社會，誠如漢代趙壹所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62] 士人竟難以知識維生，處境亦堪悲憫，則鮑照此詩可謂獨樹一格，允稱貧士的類型之一。

鮑照仿古樂府詩的內容意旨，述及世俗澆薄，顯然具有社會批判的性質，作者或可能影射其所感知的社會現象，唯因採用的文類是樂府詩，又屬摹擬之作，因此即使譏刺諷諭現實，亦顯得含蓄委婉，宜當由明哲保身這方面設想。

[62] 此〈刺世疾邪賦〉中秦客詩句，詳見《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11 月），頁 2630，〈文苑列傳・趙壹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東武吟〉爲例，據詩末「棄席」四句，退伍老兵吟唱起晉文公、田子方的故事，托古諷今，明言「君」字，不滿的情緒實已指向統治階層的君主。這種運用典故，據事類義以託諷的表現手法，亦見於〈苦熱行〉：

>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據李善注，鮑照此詩乃仿擬曹植同題之作。「赤阪」以下十六句，鋪陳狀描南方炎熱多毒物。「毒涇」以下八句，每句均用典，夾敘夾議，批評君主若不能以爵祿厚賞有功將士，又焉能激勵其冒險犯難？清朱乾《樂府正義》指出此詩事涉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檀和之、宗慤伐林邑；「刺功高賞薄」，[63] 是否確指其事，雖不能由文本推斷，諷刺統治君主之意亦甚明顯。又如〈放歌行〉：

>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飇，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此詩首四句先下論斷，其後敘事作爲例證說明。「蓼蟲」二句源出東方朔〈七諫・怨世〉：「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王逸注：「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癯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64] 通觀全詩意旨，當是本於王逸注語，乃在陳述小人不知曠士甘願如蓼蟲處辛食苦，絕不改變志行以干祿。此詩結構頗爲特殊，據「今君」二句詰問語推論，「夷世」以下十句爲小人對曠士之言，而「雞鳴」八句寫京城洛陽冠蓋雲集，汲營謀利之景象，則此篇應是虛設

---

63 詳參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184-188 。

64 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9 月），頁 244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景與人物問答，其敘事觀點是從人物「我」（以曠士自居）的視角，敘述洛城所見之景、所遇之人「你」（視之爲小人），引述其言語，並概括其不知「我」。曠士與小人對社會世界的看法大不相同，小人善於逢迎，隨處是機會，因而歌頌當今是太平盛世，在位者是賢君。曠士則甚不以爲然，反諷君主、譏刺濁世，不言可喻。

當人對世態炎涼、人情詭譎有所知覺，在人際之間或將導致疏離冷漠，不輕意表露情感，或戒愼持疑，缺乏信任感。鮑照〈代陳王京洛篇〉云：

>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古來共歎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此詩用第一人稱視角，寫深受君王或丈夫寵愛的婦女，內心的疑慮和期望。「古來共歎薄，君意豈獨濃」一語，危疑恐懼，精警之情，溢於言表。「唯見」二句，借物寓情，又意在言外。在社會世界之中，必須照察人我，理解世情，一朝被棄，乃能安身立命，有以自處，〈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即是自我超越解脫之語；兩首詩相互參照，可見有其慣用語，內容意旨亦有關聯。至於鮑照樂府詩中，描寫戡破世態人情，當以〈升天行〉詩末「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腥」二句，反應最爲激烈，深惡痛絕，卻反而見其有情，並非態度冷漠。鮑照譏諷世俗重利輕義，也不忘描寫世間摯著之愛，除了〈代淮南王〉第二首之外，如〈雉朝飛操〉云：

> 雉朝飛，振羽翼，聿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萬罔潛設盧矢直。
>
> 刎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此詩借物抒情，「握君手」三句，婦人自述甘願爲「君」死；起首至「絕命君前無怨色」句，「君」字指雄雉，是婦人陳述雉遭遇獵捕，移情於雌雉，言其死而不怨。所謂「意氣」，指感情、恩義，[65] 有情有義，則知恩圖報，死無怨

[65] 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頁 37，釋〈白頭吟〉古辭「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悔。下列兩首詩，亦能見出鮑照重視人間情義，其詩曰：

-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為君歌一曲，堂上〈朗月篇〉。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朗月行〉）
- 冬夜沉沉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重意深。（〈夜坐吟〉）

人生有限，憂患多難，是非成敗，轉眼成空；倘若沒有愛與溫情，世間何須留戀？沒有恩義，又成怎樣的世界？道義恩情讓人死生與共，使生命的存在有了意義。

從以上所引詩例，可以見出鮑照對世態人情觀察細微，並能感受到作品內涵透顯出作者濃烈的道德意識，這全賴鮑照仿古樂府詩的內容主題涉及人的存在處境與生命的反思，又能從人物觀點設想其生活景況，撮舉鮮明突出的景物意象來表現人物所思所感，具體呈現人物與社會世界活生生的關係。讀其作品，不覺令人意識到作者這一創作主體的存在，是鮑照的道德情懷、世界觀及文學表現手法賦予作品人物精神活力，故作品分殊，卻有風格的一致性，而所謂「遒麗」、「俊逸」的風格特質，當可由這些方面體會。

本文前述討論，實已論及鮑照仿古樂府詩特有的文學表現方式，若專就形式結構而言，其作品所以給人勁健奔放極富精神活力的印象，主要特徵乃在詩中語義最為精警的詩句，往往安排於篇章起首或結尾部分，而其句法又多採用論斷或詰問句，甚或二者兼用。如：

-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伸。……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為狐兔塵。〈蒿里行〉
- ……彭韓及廉藺，嚆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挽歌〉
-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放歌行〉
- ……古來共歎薄，君意豈獨濃？唯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代陳王京洛篇〉
- ……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躊躇。〈擢歌行〉
-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白頭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爲雄。〈代陳王白馬篇〉
- ……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腥？〈升天行〉
- ……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苦熱行〉
-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朗月行〉
- ……今我獨何爲？堛壈懷百憂。〈結客少年場行〉
-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貧賤愁苦行〉
- ……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代淮南王〉其二
- ……意氣相傾死何有？〈雉朝飛操〉
- ……賦命有厚薄，長嘆欲如何？〈空城雀操〉

這些辭約義富的詩句，大多關涉存在意義或人生命題，是全篇內容意旨之所在。無論是總結概括或反詰追問，觀其修辭，並非雕琢精工，反而是表情達意極其坦白直率，卻又義蘊豐富，發人深省。若從全篇結構辨察這些詩句的經營位置，更能見其藝術效果，如吳汝綸評〈挽歌〉即言「杜公所稱『俊逸』，殆是此等」，王闓運評〈放歌行〉言「起四句直說，有倜儻恢奇之勢」，又評〈代陳王京洛篇〉言「結振起，筆勢如飛」，[66] 尤其是安放於結尾的詩句，上列多數篇章都是「急轉而止」，表述意向突然轉折，章法結構甚爲特殊，[67] 更是讓人倍覺志深筆長，慷慨多氣，而意味無窮。

五、餘　　論

倘若作品的獨特風格是作者思維與想像所建構的樣式，鮑照仿古樂府詩的風格本源於作者的世界觀和特有的表述方式，那麼樂府詩這一文類及舊題或舊

66 見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143 、 145 、 152 。

67 王師叔岷指出鮑照詩此種特殊篇章結構，淵源於〈古詩〉、張華，而影響李、杜。詳見《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出版， 1992 年 3 月），頁 286 、 287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曲的選擇，是否都出自作者有意識的決定？運用樂府舊題或舊曲擬作，是否有利於作者表現情懷？

鮑照現存仿古樂府詩，唯有〈松柏篇〉、〈白紵舞歌辭〉四首可確知其寫作動機，前者詩附序文，後者有〈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啓〉。啓言「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詞〉，謹竭庸陋，裁爲四曲，附啓上呈」，知〈白紵舞歌辭〉四首是任始興王劉濬王國侍郎時奉命所作。〈白紵舞辭〉晉代已有，鮑照奉命製作歌辭當是配合樂舞表演娛樂之用，又如《南史》記載「文帝嘗各敕（顏延之、謝靈運）擬樂府〈北上篇〉」，[68] 據篇名知摹擬曹操〈苦寒行〉，可知文人奉命製作樂府詩，並非僅限於郊廟或燕射一類歌辭，顏、謝齊名，宋文帝自有較量評比之意，因而不能排除鮑照其它仿古樂府詩的寫作也有類似情況。

〈松柏篇〉序云：「余患腳上氣四十餘日。知舊先借《傅玄集》，以余病劇，遂見還。開袠，適見樂府詩〈龜鶴篇〉。於危病中見長逝詞，惻然酸懷抱。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乏喘，舉目悲矣！火藥間缺而擬之。」詩篇五言九十六句，是鮑照現存樂府詩篇幅最長者，採用繆襲以來的挽歌表述手法，以「我」的觀點敘述死後追憶往事及墓中悲懷。傅玄〈龜鶴篇〉今已佚，若〈松柏篇〉序文亦不存，讀者必按慣例以虛擬的人物事件理解，故不應排除鮑照其他仿古樂府詩有自道經驗感受的可能性。細繹序文，肇因於一己生命境遇與所閱讀作品同情共感的擬作，摹仿是基於對他人相似性的察覺，先前作品客觀呈現的內容意旨或表述特徵，可以提供仿擬者思維的憑藉，促使幽微的存在感覺具體化，擬作不僅能寄意託諷，甚至有發憤抒情的作用。

（責任校對：方韻慈）

[68] 詳見《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2 月），頁 881，〈顏延之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　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10月。

宋・范　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11月。

齊・沈　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1月。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10月。

＊梁・蕭統編、唐（編注者佚名）：《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

＊梁・徐陵編、清・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玉臺新詠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9月。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12月。

＊唐・歐陽詢編、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3月。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9月。

元・劉　履：《風雅翼・選詩補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0冊。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臺北：中國船山學會、自由出版社，1972年11月。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5月。

清・沈德潛評選、王菼父注：《古詩源箋註》，臺北：古亭書屋，1970年4月。

清・聞人倓：《古詩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月。

清・吳　淇：《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年8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12 月。
清・張玉穀：《古詩賞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12 月。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年1 月。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4 年3 月。
清・楊　倫：《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76 年6 月。

二、近人論著

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明倫出版社，1971 年12 月。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9 月。
王小盾：〈〈行路難〉與魏晉南北朝的說唱藝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7 卷2002 年第6 期。
＊王志清：《晉宋樂府詩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年6 月。
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出版，1992 年3 月。
王雲路：《六朝詩歌語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6 月。
＊向　回：《雜曲歌辭與雜歌謠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8 月。
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6 月。
杜夫海納 (M.Dufrenne) 著、韓樹站譯：《審美經驗現象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 年5 月。
汪紹楹校注：《搜神後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5 年7 月。
李錫鎮：〈試論曹丕、曹植詩中人稱代詞的語用特質——從代言體詩篇中的人稱代詞語法再論「抑丕揚植」說〉，《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8 期，2008 年5 月。
＊吳大順：《魏晉南北朝樂府歌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8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易健賢：《魏文帝集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4年2月。
胡大雷：《中國詩人抒情方式的演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6月。
＊梁燕珊：《舞曲歌辭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5月。
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
曹道衡：《中古文學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7月。
楊　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2000年5月。
葛曉音：〈鮑照「代」樂府體探析——兼論漢魏樂府創作傳統的特徵〉，《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2期，2009年3月。
管　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3月。
劉運好：《陸士衡文集校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12月。
＊錢仲聯：《鮑參軍集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2月。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5月。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
Edward S. Casey, Albert A. Anderson, Willis Domingo, Leon Jacobson 譯：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譯自 Mikel Dufrenne, Phénoménologie de l'expérience esthétique (Paris, France: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Guo, M.-Q. (Ed.). (1981, March). *Yue fu shi ji* (An anthology of Yue-fu poems). Taipei: Li-Ren.

Liang, Y.-S. (2009, August). *Wu qu ge ci yan jiu* (A study on Chinese dance music pieces and lyr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uyang, X. (Ed.). Wang S.-Y. (Rev.). (1999, May). *Yi wen lei ju*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rranged by categor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Qian, Z.-L. (1982, February). *Bao can jun ji zhu*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Bao Zhao's works). Taipei: Mu-Duo.

Wang, C.-C. (2007, June). *Jin song yue fu sh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Yue-Fu poems in the Jin and the Song Dynasty). Baoding: Hebei University Press.

Wang, Y.-X. (1996, June). *Yue fu shi shu lun* (A treatise on Yue-fu poem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Wu, D.-S. (2009, August). *Wei jin nan bei chao yue fu ge c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Yue-Fu poems in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Wu, Z.-Y. (1992, September). *Yu tai xin yong jian zhu*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Xu Ling's *Yu tai xin y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Xiang, H. (2009, August). *Za qu ge ci yu za ge yao ci yan jiu* (A study on two categories of *Yue fu shi j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Xiao, T. (2000, July). *Tang chao wen xuan ji zhu hui cun* (The remaining collected annota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on *Wen xua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